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三十回 七旬翁開筵慶壽 十二美分屋藏嬌

卻說那年賈政恰值七十雙壽，本不肯做，三月前皇上先降一道旨，道：「凡賈政至親、近族，如有願來京祝壽者，准其乞假。」於是周震夏、柳湘蓮、薛蝌、甄寶玉、賈璉等，都紛紛來京。黛玉先命將鋪墊、燈彩、陳設等項一檢，一一除家中所有外，尚少一千餘件，因寄銀萬兩至蘇，托薛蝌辦理。到了八月底，一切俱已完備，忽宮裡有信，知皇上與貴妃於初一日先來錫嘏。這一忙，更不可解。屆期辰牌，先來了無數執事太監，隨後來了幾十對豹尾槍，又許多公侯及鑾儀衛人，方才一乘六十四人抬的黃緞帷鸞輿，中間端坐聖駕，旁坐貴妃。賈政合家男婦望見，都在大門外跪接。候鑾輿升堂坐定，賈政率全家在丹墀行三跪九叩首禮後，聖主命宣老夫婦上堂道：「卿今雙壽，特酌延齡仙釀，以助長年。」內侍便從金盤內，跪獻兩玉杯仙釀：上親遞一杯與賈政；貴妃站起遞一杯與王夫人，皆叩首飲訖，復命扶起賞坐，說了些話。賈政夫婦連忙跪獻奶茶；又用金碗各獻燕窩面一碗——原來燕窩面乃撿大白長條官燕，用鴿蛋清黏成的。上用過後，向貴妃道：「朕今先去，讓汝骨肉團敘。」隨命起駕。賈政全家仍至大門外跪送。後貴妃設墊，請賈政夫婦行家慶禮。賈政夫婦跪下，扶起；請貴妃南坐受朝，貴妃道：「適已行禮，不必再勞！」只命未見過之尤柳兒、賈佛喜、環妻王氏、蘭妻柳氏進見；又命青霞、金釧進見，笑道：「鴛鴦姐，你再世還在我家，終跳不出我大老爺手裡。」黛玉道：「代他嫁的媽紅，還虧他報仇，可見他本領大呢！」又問金釧：「你與玉釧，如何稱呼？」回道：「彼此俱叫姊姊的。」貴妃點頭，又問道：「林表弟的如夫人，如何不見？」忙令香、玉錦衣花裙進叩。貴妃道：「昨日《定海錄》，你的功不小，還不曾受封麼？」郡主道：「還未。他二人舞劍甚好！」貴妃道：「少停，請教。」因說道：「林姊姊，寶姊姊，同我到蓉仙祠拈香後，再到我舊屋裡走一遭，就請姨媽、太親母安！家裡可就擺宴。」

去了一會，回來即上座開宴，吩咐不必唱戲，令香、玉二人舞劍。只見初時，一往一來，疾徐有節；一會兒舞到急時，寒光耀眼，一團冷雪；一會兒也不見人，也不見劍，「颼颼」

的響個不住；忽然收住，臉也不紅，氣也不喘。貴妃不勝欣賞，命即入座侍宴，並許他奏明封贈。因命預備的十六名女清音，同八個小宮女唱《君子萬年》的詩，又唱《葛覃》三章，唱完鍾已六下。太監呈上賞物單，貴妃命格外賞香、玉二人麝紅香珠兩串，大紅緞兩匹。亦即啟駕回宮。

次日，賈政等進宮謝恩後，就派定凝禧堂受禮；省親別墅王公大人等吃麵，請北靜王、史侯、柳郡馬、甄寶玉，賈珍陪客；瑞禧堂翰林、科道、各部司員及外任司道吃麵，請梅翰林、甄瀟雨、柳湘蓮、薛蝌、賈璉陪客；梨香院各府親友吃麵，請大、小周姑爺、壽姑爺、林絳玉、賈芸陪客。堂眷中間：王夫人上房，各族太太吃麵，尤氏、柳郡主、史湘雲、李紈陪客；東邊賈母上房，各親友內眷吃麵，巧姐、探春、李紋、胡氏陪客；賈璉上房，各位受封的太太們吃麵，薛寶琴、賈佛喜、尤柳兒陪客，都是戲席。又在梨香院設清唱，凡爺們愛清靜，及有暇的，都在那裡坐落，賈薈、芮珠照應；在會芳館設立女清音，請太太們愛清靜的，及各處姑娘們吃麵，就派六位姑娘陪侍。那一天花團錦簇，酒海肉山，說也說不得許多，只說吃麵吃了九千多碗；酒席上、中、下開了二千多桌，也可觀了。

賈府規矩，當日只有家宴。到了午牌，客漸稀少，重新請賈政夫婦上壽。一應客親，辭不敢當。先是林外甥絳玉夫婦叩祝；次是女婿探春夫婦叩祝，次是孫女婿巧姐夫婦叩祝；然後姪兒珍、璉、姪孫薈、芸等叩祝；後方是李紈率賈蘭夫婦叩祝，寶玉率二妻八妾五子一女叩祝；隨即合家女下人等叩祝，又男下人等俱在丹墀下叩祝。內中有兩個穿命服的賴榮、包勇叩畢。

各戲班合唱上壽；又十六個女清音唱曲上壽畢，後開宴，已是申牌。家慶團圓，大家稱賀。

酒至八分以後，賈政點的那一本《邯鄲夢》，已唱到：「你是個癡人」的時候，忽聽得道：「你何不唱你是個仙人呢？」

只見一人仙姑打扮，手捧霞杯，向上道：「老爺、太太，晴雯稽首了。上壽來遲，伏祈見諒！」賈政忙站起回禮。蓉仙道：「請兩位大人滿飲此杯，定卜百年偕老！」老夫婦忙接來吃乾。他回頭向郡主道：「花月寄聲，也須一闋。」喉鶴一聲，跨了便去。家裡因即罷席。嗣後，賈府中日日請客，直至一月之久，方得完畢。

忽一日，賈政命另備幾席，請至親幾位老爺、太太議事。

席上，賈政說：「我七十年中風波飽歷，少壯時，頗復溫飽；動家產後，幾乎不能自存；後蒙聖恩發還，亦難循名責實；這幾年來漸次恢復。我今向平已畢，特將田產及典中本銀為爾等分析，毋得彼此牽連。」因拿出分單來。原來賈府田產也不過三百八十四頃，寶玉、環、蘭各分百頃；餘存公，為老夫婦膳後田及公用。當本共四十六萬有零，寶玉及賈蘭各分十五萬；環兒庶出分十萬；餘者因林姑太太早卒，前老太太未及留贈，今酌贈一萬與絳玉；湘雲老太太本許他出嫁，後適病中未曾辦理，補贈三千；探春只此一女，也再贈千兩；李紈敬他青年守節，贈銀五百；又拿一萬為義學膏火；又一萬留為貧窮親友炭資，斟酌致送。住房賈蘭長房，分與中間；寶玉人多，且所造新屋即在園旁，分與大觀園一直落；賈環本無需房屋，俟賈政百年後，將賈母所住房屋付與，大家無不心服。

到了次日，賈政托疾乞假。初時不允，後再三情懇，方降旨道：「賈政加太師予告，仍食全俸。」那時，在朝諸人，個個都想枚卜。那知旨意下來，道：「所遺文華殿大學士缺，即著寶玉補授。寶玉所遺尚書缺，賈蘭補授。賈蘭侍郎著賈璉頂補。」寶玉又保舉瀟雨入書房，絳玉入樞部，得這兩個至親門生幫著，倒覺得清靜了許多。

因將新造前進屋：自與郡主居住；左五間芳卿、婉卿分住；右五間青霞、紫鵑分住。後進：上供蓉仙；下住寶釵，恰分靠西間住襲人，靠東間住值宿的麝月等；其左五間金釧、玉釧分住；右五間絳霞、鴛兒分住。春分以後，天氣和暖，乃各入園。

每日寶玉上朝回來，到賈政處請安後，便在園中與眾美作樂。寶玉每與妻妾小宴時，有一溫涼玉杯，乃心愛之物，酒酣必拿出來，先自吃了幾杯，然後斟滿遞與那人，便是住宿暗號。

那家丫頭便回去開樽設檯，拂席鋪牀，整辦私宴。又令各院簷下設立燈竿，各掛彩燈。入晚時，一齊點起，俟歸宿何房，餘燈俱滅，只有那房點著。見者嘖嘖，那種風流快活，彷彿前人詩裡道：「憑他一管生花筆，畫日歸來又畫眉」，以及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台」之光景。

一日，適值花神閣告成；又值郡主生日。寶玉正在團圓壽宴，忽聽簷前叫道：「寶二爺，葫蘆庵裡引憑誰？今日團圓十二釵，將假作真忘我為。」寶玉看時，是當年養的那鸚哥，忙出席招他，他叫道：「我年來皈依普陀，已與秦吉哥同證佛果，特來一別。」說罷，展翅飛去。

寶玉想起舊事，因道：「我做幾首《紅樓憶》，請教！」郡主道：「很好。說著誰，誰喝。」那時天氣尚冷，寶玉穿著雀金呢。因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雀金泥。織比弓衣心力巧，壓殘銀線喘聲嘶。

刀尺病中攜！

寫出後，恭恭敬敬向蓉仙奠了一盞。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舊羅巾。濕盡鮫珠千點少，題殘魚素幾行勻。

珍重為誰人？

黛玉道：「該打！」就吃了一杯。又寫道：紅樓憶，最憶串香紅。色配鳳羅輕疊雪，香生麝屑靜迎風。

玉臂可羞籠？

寶釵道：「說起這勞什子，我怨死了元妃！」黛玉道：

「酒卻不怕不吃！」就灌下去了。又寫道：紅樓憶，最憶洗頭盆。金剪拋殘應有夢，玉梳落處膩典痕。

舊事枕邊論！

芳卿吃了酒道：「二爺，該罰一杯！元霜丸為著誰？」寶玉一笑，吃了。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露玫瑰。味勝茯苓磨舊粉，紅如葡萄潑新醅。

為爾起嫌猜！

柳五兒吃了酒，笑道：「夏金花如今也給我收拾夠了！」

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鏡新磨。拜到團圓詩有識，照來憔悴病生魔，真號紫珍麼？

紫鵑也吃了一杯。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是蓮羹。宛似花開浮影豔，居然葉小得香清。

一呷解朝醒！

玉釧也吃了一杯。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潤津丸。接吻只教香乍暖，回頭不奈雪同寒。

古井山生瀾！

金釧道：「莫又教太太知道！」笑著，便吃乾了。又寫道：紅樓憶，最憶搗胭脂。濺面紅殘留作幌，嚼唇味美勝於飴。

再世可仍知？

青霞也吃了一杯，道：「寶皇帝，如今叫他來看，也無益了。」寶玉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線垂金。五色絲偏工覆手，一鉤絡與結同心。

療妒爾偏禁！

鶯兒吃了。寶釵道：「我的房裡人療妒，說誰該罰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用黃鶯故事。」又要吃，也同乾了一杯。又寫道：紅樓憶，最憶蕙初花。喚作夫妻原有意，生來日月本無差。

寂寞讀南華。

絳霞一笑，飲乾。郡主道：「還有要憶的麼？」寶玉道：

「有。」又寫道：

紅樓憶，最憶茜香尋。我見猶憐羞逝水，誰能遣此散朝雲？十載枉辛勤！